

神僧傳卷第九

金剛仙

畝十

僧金剛仙者西域人也居于清遠峽山寺能梵音彈舌搖錫而呪物物無不應善囚拘鬼魅束縛蛟螭動錫杖一聲召雷立震是日峽

畝十

山寺有李朴者持斧翦巨木剗而爲舟忽登山見一盤石上有穴覩一大蜘蛛足廣丈餘四蛇齧卉窒其穴而去俄聞林木有聲暴猛吼驟工人懼而緣木伺之果覩枳首之虺長可數十丈屈曲蹙怒環其蛛穴東西其首俄而躍西之首吸穴之卉圍而飛出額脫俱盡後迺東之首大割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馳出以足擒穴之口翹屈其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復蘇舉首又吸之蛛不見更毒虺遂倒於石而殞

蜘蛛躍出緣虺之腹咀內齒折二頭俱出絲而囊之躍入穴去朴訝之返峽山寺語金剛仙乃祈朴驗穴振環杖而呪之蛛即出於僧前儀若神聽及引錫觸之蛛乃殂於穴側耳及夜僧夢見老人捧匹帛而前曰我即蛛也復能織耳禮僧曰願爲福田之衣語畢遂亡僧及覺布已在側其於精妙竒巧非世繭絲之所能製也僧乃製而爲衣塵垢不觸後數年僧欲往番禺泛船歸天竺乃於峽山金鎖潭畔搖錫大呼而呪水俄而水闊見底矣以澡瓶張之有一泥鰌魚可長三寸許躍入瓶中語衆僧曰此龍矣吾將至海門以藥煮爲膏塗足則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挈轉關榼詣寺家人傳經曰知金剛仙好酒此榼一邊美醞一邊毒醪其榼即晉惠帝曾用

酰牛將軍者也今有黃金百兩奉公爲持此酒毒其僧也是僧無何取吾子欲爲膏恨伊之深痛貫骨髓但無計而柰何傳經喜受金與酒得轉關之法詣金剛仙仙持盃向口次忽有數歲小兒躍出就手覆之曰酒是龍所

卽十

將來而毒師耳僧大駭詰傳經傳經遂不敢隱僧乃問小兒曰爾何人而相救兒曰我昔日之蛛也今已離其惡業而託生爲人七稔矣吾之魂稍靈於常人知師有難故飛魄奉

救言訖而沒衆僧聆之共禮金剛仙求捨其

龍子僧不得已而縱之後仙果泛舶歸天竺矣

懷信

釋懷信者房處廣陵別無奇蹟會昌三年癸亥歲武宗爲趙歸真排毀釋門將欲堙滅教

法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遊四明旅泊之宵夢中如泛海焉回顧見塔一所東度是淮南西靈寺塔其塔峻峙校胡太后永寧塔少分耳塔第三層見信凭闌與隱之交談且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日隱之歸揚州即往謁信信曰記得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悟後數日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傾澍傍有草堂一無所損由是觀之東海人見永寧塔不謬矣

智廣

卽十

釋智廣姓崔氏不知何許人也德瓶素完道根惟固化行洪雅特顯奇蹤凡百病者造之則以片竹爲杖指其痛端或一撲之無不立愈有癒者則起跛者則奔其後益加神驗或遇病者一撻一叱皆起或令燒紙緝散飲

食。或遇甚痛惱者。挾紙蘸水貼之亦差。嘗循江瀆池。呪食飼魚。經夜其魚二尺已上億萬許。皆浮水面而殞。聊躡流水。救十千魚生。忉利天也。自咸通初至九座山。忽逢巨蟒欲來吞師。師錫自飛撐拄其口。師入其口。趺坐入定。神來謝罪。師不顧之。逮出定。蟒化爲石矣。繼而雷雨大作。湧沙成地。山神移山。八維蔭暎以乾符三年示寂。

從諫

釋從諫姓張氏。南陽人。徙居廣陵。爲土著姓。身長八尺。眉目魁奇。越壯室之年。忽頓悟真理。遂舍妻子。從披削焉。於是研精禪觀。心境明白。不逾十載。著年宿德。皆所推服焉。及來洛師。遂止敬愛寺。既年德並成。緇黃所宗。每赴供。皆與賓頭盧尊者對食。其爲人天欽奉。

若此。唐武宗嗣曆。改元會昌。愛駁鳳驂鶴之儀。薄點黑降龍之教。乃下郡國毀廟塔。令沙門復初。諫公乃烏帽麻衣。潛于皇甫枚之溫泉別業。後岡上喬木駢鬱。巨石砥平。諫公日常於中入寂。或補毳事。忽一日。頽雲駛雨。霆擊石傍。諸兄走往林中。諫公恬然跏坐。若無所聞者。諸兄致問徐曰。惡畜生而已。至大中初。宣宗復興內教。諫公歸東都故居。其子自廣陵來。覲適與諫遇于院門。威貌崇嚴。不可識。乃拜而問從諫所居。諫公指曰。近東頭。其子既去。遂閹門不出。其割裂愛網。又如此咸通丙戌歲夏五月。忽徧詣所嚮信家。皆謂曰。善建福業。貧道秋初當遠行。故相別耳。至秋七月朔清旦。盥手焚香。念慈氏如來。遂右脇而卧。呼門人玄草等。誠曰。人生難得惡。

道易淪。唯有歸命釋尊。勵精梵行。龍華會上當復相逢生也有涯。與爾少別。是日無疾奄化。行年八十餘矣。玄章等奉遺旨送屍于建春門外。戶陀林中。施諸鳥獸三日。復視之。肌貌如生。無物敢近。遂覆以餅餌。經宿有狼狐跡。唯啗餅餌而豐膚宛然。乃依天竺法闈維訖。收餘燼起白塔于道傍。春秋奉香火之薦焉。

普聞

釋普聞。唐僖宗第三子。生而吉祥。眉目風骨清真。如畫性。不如薰。僖宗鍾愛之。然以其無經世意。百計陶寫之。終不可回。中和元年。天下亂。僖宗幸蜀。親王宗室皆逃亡。聞斷髮逸遊。謁石霜諸諸與話。歎異曰。汝乘願力而來。乃生王家。脫身從我火中蓮也。聞夜入室問

祖師別傳事諸曰。待按山點頭。即向汝道聞因契悟。依止數歲。乃請徧遊名山。諸曰。逢乾即止。遇陳便住。於是遠遊過昭武。抵大乾。遙望山巔蔚然深秀。問父老曰。彼有居者否。老曰。有一陳嗣者。久隱其中。因悟師言。即撥草至山。陳嗣一見。乃分坐同住。因乞菜種於嗣。願求斗斛。嗣曰。豈有斗斛。與之一合。遂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前日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啗。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菜已青矣。蓋畊種菜者。乃山神所投行者。乃虎也。陳嗣覺師之勝。乃曰。吾居此。每苦惡獸毒蟲之多。公來皆屏跡。道德非吾所及。吾種之緣。其屬公平。既而道德播聞。繙徒雲集。遂成巨刹。忽有老人跪請曰。我乃龍也。家于此山。以行雨不職。

上天有罰當死願賜救護。師曰汝得罪上帝我何能致力雖然汝可易形來俄化爲小蛇。師以錫杖引入淨瓶良久風雷挾坐榻山嶽搖振。師宴坐達旦天宇澄霽蛇自瓶出有頃復爲老人形而謝曰若非藉師法力則血肉腥穢此地矣無以報德。山中無水可以安衆當以水延師道場也即於峻谷窮源刮石成穴湧泉一泓始雖涓涓終焉衍溢遂成一湖今在半山龍湖之名蓋始於此。注寒不冰大旱不竭其流四出灌漑田數百頃邦人神之建祠其上歲時享祀焉。今遇上元乃師誕辰龍必朝謝有祥雲瑞氣之應院之右十五里有隋義寧歐陽太守之廟即今福善王也廟食至是歷二百七十餘載其神極靈禍福此邦民敬畏之牲牢享祭無虛日。師見而閔焉

一日杖策之祠下說偈見意復與之約曰能食素持不殺戒乃可爲鄰是夕里之父老夢神云我今受禪師戒不復血食祭我當如比丘飯足矣。如是易血食以齋羞至今遵之。神人相安神顯靈異護持此山或云師嘗與神以道力角勝負廟傍有松巨幹參天師舉手拗下拂地三巾而神實拂其二遂屈而從之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院事付聰教二門人乃說偈曰我逃世難來出家宗師指示箇歇處住山聚衆三十年對人不欲輕分付今日分明說以君我歛目時齊聽取寺衆淒然堅請且爲佛法住世師曰汝等豈不知達磨隻履西歸普化全身脫去之旨耶何以去來生滅視吾也既而跨虎凌晨抵信州應供到彼僧方集供罷就長者更覓一分與行者長者

謂師獨行不諾所請遂覓水一盂嘆杖爲虎高馭而去至開元寺而龍湖寺僧至彼追之乃祝之曰吾不復歸山中已有聰禪師矣故龍湖無開山祖師之塔惟有跨虎菴基爲古今之證又有禪師照水自寫真像至今存焉七勑謚圓覺禪師凡有所禱其應如響而院前有師所坐之杉至今間生異花。

懷濬

釋懷濬者不知何許人也憨而且狂乃遂知未來之事其應如神乾寧中無何至巴東且能草書筆法天然或於寺觀店肆壁書佛經道法以至歌詩鄙俚之詞靡不集其筆端矣與之語阿唯而已里人以神聖待之刺史于公患其惑衆繫獄詰之乃以詩通狀辭意在閩川之西東然章句靡麗州將異而釋之又

詳其旨疑在海中疑爲杯渡之流行旅經過必維舟而謁辨其上下峽之吉凶貿易經求物之利鈍客子懇祈惟書三五行終不明言事後多驗時荆南大校周崇賓謁之書遺曰付皇都勘爾後入貢因王師南討遂繫南府終就戮也挾牙孫道能謁之書字付竹林寺其年物故營葬於古竹林寺基也皇甫鉉知州乃畫一人荷杖一女子在傍尋爲娶民家女遭訟錮身入府矣有穆昭嗣者波斯種也幼好藥術隨父謁之乃畫道士乘雲提一匏壺書云指揮使高某牒衙推穆生後以醫術有效南平王高從誨今其去道從儒簡攝府衙推屬王師伐荊州濬乃爲詩上南平王曰馬頭漸入揚州路親眷應須洗眼看是年高氏輸誠於淮海遂解重圍其他異迹多此類

也。嘗一日題庭前芭蕉葉云。今日還債業州
縣無更勘窮。往來多見殊不介意。忽爲人所
害。身首異處。刺史爲其荼毗焉。

辛七師

辛七師。陝人。辛其姓也。始爲兒時。其謹肅未
嘗以狎弄爲事。其父母俱異而憐之。十歲好
浮圖氏法。日閱佛書。自能辨梵音。不由師教。
其後父爲陝郡守。先是郡南有瓦窯七所。及
父卒。辛七哀毀甚。一日發狂遁去。其家僮蹟
其所往。至郡南見辛七在一瓦窯中端坐。身
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窯。
又見一辛七在焉。歷是七窯。俱有一辛七在
中。繇是陝人呼爲辛七師。

簡師

雲居道簡禪師。久入先雲居之室。爲堂中第

一座。屬先雲居將順寂。主事請問誰堪繼嗣。
居曰。堂中簡。主事意謂令揀擇可當者。僉曰。
第二座可。然且備禮。請第一座。若謙讓即堅
請第二座。師既密承授記。略不辭免。即自持
道具入方丈攝衆演法。主事等不愜。素志罔
循規式。師察其情。乃潛棄去。其夜安樂樹神
號泣詰旦。主事大衆奔至麥莊。悔過哀痛。請
歸院。衆聞空中連聲唱曰。和尚來也。

契此

釋契此者。不詳氏族。或云四明人。形裁服制
切腰。鳥罪
切。十一
有奇光。璨然若鍊金色。家僮驚異。次至一窯。
蹙額皤腹。言語無恒。寢卧隨處。常
以杖荷布囊。入廓市肆。見物則乞。至於醯醬
魚菹。纔接入口。分少許入囊。號爲長汀子布
袋師也。曾於雪中卧。而身上無雪。人以此奇
之。又嘗就人乞啜。其店則物售袋囊中。皆百

一供身具也示人吉凶必現相表兆。亢陽即叟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水潦則係濕草屨人以此驗知以天復中終于奉川鄉邑人共埋之後有他州見此僧亦荷布袋行江浙之間多畫其像焉。

阿足師

阿足師者莫知其所來形質癡濁神情不慧時有所言靡不先覺居雖無定多寓閭鄉憧憧往來爭路禮謁山岳檀施曾不顧瞻人或憂或疾獲其指南者其驗神速時陝州有富室張臻者財積鉅萬止有一男年可十七生而愚駛既攀手足既懵言語惟嗜飲食口如溪壑父母鍾愛盡力事之迎醫求藥不遠千里十數年後家業殆盡或有謂曰阿足賢聖見世諸佛何不投告希其痊除臻與其妻來

抵閭鄉叩頭求其拯濟阿足久之謂臻曰汝冤未散尚須十年愍汝勤虔為汝除去即令選日於河上致齋廣召衆多同觀度脫仍令齋致其男亦赴道場時衆謂神通而觀者如堵跋竦之際阿足則指壯力者三四人扶拽其子投之河流臻泊舉會之人莫測其爲阿足顧謂臻曰爲汝除災矣久之其子忽於下流十數步外立于水面戰手謂其父母曰與爾冤仇宿世緣業賴逢聖者遽此解攘儻或不然未有畢日挺身高呼都不愚癡須臾沈水不知所適。

惟靖

釋惟靖吳門人也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闍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誠願容執侍政公

允納與翦飾於天台受具掌侵星赴禪林寺
晨粥而多虎豹隨到寺門虎踞地若伺候靖
出復隨進明巨跡極多靖恐人知以鋤滅虎
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鳩鳥糞于瘡所久全
愈又虞冰雪備椀粒半斗每日以銚合菜煮
食置椀於地窖中過期用米常滿不耗靖乃
築之而云吾被此物知非理也卒時年七十
餘

齊州僧

史論在齊州時出獵至一縣界憩蘭若中覺
桃香異常訪其僧僧不及隱言近有人施二
桃因從經案下取出獻論大如飯椀論時饑
盡食之核大如鷄卵論因詰其所自僧笑曰
向實謬言之此桃去此十餘里道路危險貧
道偶行脚見之覺異因掇數枚論曰請去騎

欵十

十一

從與和尚偕往僧不得已導論北出荒榛中
經五里許抵一水僧曰恐中丞不能渡此論
志決往乃依僧解衣載之而浮登岸又經西
北涉二水上山越澗數里至一處瀑泉怪石
非人境也有桃數百株枝幹掃地高二三尺
其香破鼻論與僧各食一帶腹飽矣論解衣
將盡力包之僧曰此或靈境不可多取貧道
常聽長老說昔有人亦嘗至此懷五六枚迷
不得出論亦疑僧非常取兩顆而返僧切戒
論勿言論至州使招僧僧已逝矣

覲子和尚

京兆覲子和尚事迹頗異居無定所自印心
於洞山混俗閩川不畜道具不循律儀冬夏
一納逐日沿江岸採掇蝦蜋以充其腹暮即
宿東山白馬廟紙錢中居民目爲覲子和尚

華嚴靜禪師聞之欲決真假先潛入紙錢中。深夜師歸嚴把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遽答曰。神前酒臺盤嚴放手曰。不虛與我同根生嚴後赴莊宗詔入長安。師已先至。每日歌唱自拍或乃佯狂泥雪去來俱無蹤跡厥

後不知所終。

扣水古佛

扣水澡光古佛初參雪峯峯曰。子異日必爲王者。師後自鵝湖歸溫嶺結菴繼居將軍巖二虎侍側。神人獻地爲瑞巖院學者爭集嘗謂衆曰。古聖修行須憑苦節。吾今夏則衣楮冬、則扣水而浴。故世人號爲扣水古佛。後住靈曜。天成三年應閩王之召。延居內堂敬拜。曰。謝師遠降賜茶。次師提起橐子曰。大王會麼。曰。不會。曰。人王法王各自照了。留十日。以

疾辭至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王與道俗備香薪茶毗。祥耀滿山。收舍利塔於瑞巖正寢謚妙應法威慈濟禪師。自是至今遠近祈禱靈異非一。

全宰

釋全宰俗姓沈氏。錢唐人也。孩抱之間不喜葷血。其母累覩善徵。勸投徑山法濟大師削髮及修禪。觀亭亭高凍不雜風塵。慕十二頭陀以飾其行。諺曰。宰道者焉。迨乎諸方參請得石霜禪師印證密加保任。入天台山闍巖以永其志也。伊巖與寒山子所隱對峙。皆胞魅木怪所叢萃其間宰之居也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神執役。或掃其路。或侍其傍。或代汲泉。或供菜果。時時人見。宰未嘗言。後終於鎮國院。

延壽

僧延壽字冲玄總角誦法華經五行俱下。六旬而畢。投四明翠巖禪師出家。衣無縉縷。食無重味。復往參韶國師。發明心要。嘗謂曰。汝與元帥有緣。他日當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

卒

十三

耳初住天台。智者嚴九旬習定。有鳥斥鶩巢於衣襍。苦得後於國清行法華懺。夜見神人持戟而入。師訶之曰。何得擅入。對曰。久積善業。方到此中。夜半繞像見普賢前蓮花在手。

遂上智者嚴作二闇。一日一生禪定。二日誦

經萬善莊嚴淨土。乃冥心精禱。得誦經萬善

乃至七度。於是一意專修淨業。振錫金華天柱。詠經三載。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辨才。初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請住靈隱。一年遷永明日課一百八事。未

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日暮往別峯行道念佛。旁人聞螺貝天樂之聲。忠懿王嘆曰。自古求西方者。未有如此之專功也。乃爲立西方香嚴殿。以成其志。居永明十五年。弟子一千七百人。常與衆受菩薩戒。夜施鬼食。晝放生命。皆悉回向莊嚴淨土。時人號爲慈氏下生。開寶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晨起焚香告衆。加趺而化。

全清

釋全清越人也。得密藏禁呪之法。能厭効鬼

神。時有市僧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清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唚禁之。良久。婦言乞命。遂誌之。日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鎔。步後以

鞭驅蕩靈入其中。而呦呦有聲。緘器口以六乙泥。朱書符印之瘞于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之。婦人病差。經五載後。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而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爲害。音教。藏掘打鋗破見一鴉。闖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自新

釋自新。姓孫氏。臨淄人也。濯戒尋師。曾無懈廢。聞膺禪師化被鍾陵。往參問焉。從雲居長往。迺錫隱廣德山中。屬兩浙文穆王錢氏率吏士躬征苑陵。入山寺。群僧皆竄。唯新晏如。問曰。何不避。對曰。東西俱是賊。令老僧去。何處逃避。王驚其許直。迺遣歸。見武肅王。問曰。廣現大師初新。嘗入宣城山采藥。穿洞深

去。始則闇昧。尋見日分明。行僅數里。洞側有別竅。溪水泛泛然。限一大松枝下。有草菴。一僧雪眉擁納坐。禪旁有一磬火器。新擊磬。遂開目驚曰。嘻。師何緣至此。乃陳行止。揖坐。取石敲火。煎茗。香味可愛。日將夕。參僧讓菴。令新宿。顧其僧上松巔。大巢內聞念佛華經聲甚清亮。逡巡又咄罵云。此群畜生毛類。何苦生人恐怖。速歸林薄。不宜輒出。叱去。新窺之。乃虎豹弭耳而去。明日謂其僧曰。願在此侍巾屨。僧曰。自此百日草枯。四絕人烟。非師棲息處。又問莫飢否。相引至溪畔。有稻百餘穗。收其穀。手挪三掬黃梁。挑野蔬。和羹。與食後。遣回。送至洞口。曰。相遇非偶然也。所食茶與菜糜。師平生不乏食矣。遂遵路回本院。已月餘日。命同好再往尋之。失洞踪跡。後在浙

卷十

十五

中充寶塔寺主。以天福中卒于住寺。年八十餘。今影在冷水灣前小院存焉。

法本

釋法本不知何許人也。循良守法行止庠序言多詭激。天福中至襄州禪院與一僧同過夏朝昏共處心地相於。法本嘗言曰。貧道於相州西山中住持竹林寺。寺前有一石柱。他日有暇必請相訪。其僧追念此言。因往彼尋訪。洎至山下村中。投一蘭若寄宿。問其村僧曰。此去竹林寺近遠。僧乃遙指孤峯之側。曰。彼處是也。古老相傳昔聖賢所居之地。今則但有名存耳。故無院舍。僧疑之。詰朝而往。既至竹叢叢中。果有石柱。固然不知其涯涘。當法本臨別。云。但扣其柱。即見其人。其僧乃以小枝擊柱數聲。乃風雲四起。咫尺莫窺。俄然

耳目豁開。樓臺對聳。身在三門之下。逡巡法本自內而出。見之甚喜。問南中舊事。乃引其僧度重門升秘殿。參其尊宿。尊宿問其故法。本云。早年襄州同過夏期。此相訪故及山門也。尊宿曰。可飯後請出。在此無座位。食畢。法本送至三門相別。既而天地昏暗。不知所進。頃之宛在竹林中石柱之側。餘並莫覩。即知聖賢之在世。隱顯難既。金粟如來獨能化現者乎。

點點師

點點師者不知何許人也。雖事削染。恒若風狂。有命齋食者。酒肉不間。每日將冬輒市黃白麻紙筆墨。寘懷袖以歸所居之室。雖有外戶。且無四壁。入後閨扉。人不得造。初隣僧小童。躡足伺之。見秉燭箕踞。陳紙筆於前。譴責

大書莫曉其文字。往往咄嗟。如決斷處置。久之。從明闇間熟視之。閃爍若有人森列狀。如曹吏襦裳。皆非世之服飾。觀者怖懼而退詰。其故怒而不答。居數歲。卽^音作^音之人咸神異。之後不知所終。

行遵

釋行遵。福州閩王王氏之仲子。開運中狀貌若七十餘然。壯力不衰。或詢其年。曆則必杜默。於閭中寓光國禪院。院徒以法律住持。人不知遵之能。否有李氏子家命齋飲噉之次。歎起出門。叫噪若有所責。謂李曰。今夜有火。自東南至于西北。街鄰咸令備之。是夕果然。煨燼無遺。衆問其故。曰。昨一婦女衣紅秉炬而過。老僧恨追不及耳。又於趙法曹家指桃樹下云。有如許錢。不言其數。趙乃召人發

之。畚^本鍤方興。適遇客至。爲家童所取。喧喧之際。盡化爲青泥。或經行人塚墓。知其家吉凶。至於風角鳥獸聞見之間。預言災福。後必合契。故州間遠近。咸以預言用爲口實。終于晉安玉山。縕徒爲茶毗焉。

僧緘

釋僧緘。俗姓王。京兆人。恒居于淨衆寺。髭髮皓白而面色紅潤。逍遙然人莫測其情。僞有華陽進士王處厚者。於偽蜀落第。入寺寫憂於松竹間。見緘。緘曰。得非王處厚乎。處厚驚曰。未嘗相狎。何遽呼耶。緘曰。偶然耳。處厚心知其異。答曰。和尚某身跡奚若。緘曰。子將來之事。極於明年。而今而後事可知矣。意言蜀將亡也。囑令勿洩。一日。緘於案頭拈文卷。覽之。則處厚府試賦藁也。考乎真僞。非君燭

下之文何多誑乎。遂探懷袖賦藁示之。此豈非程試之真本乎。處厚驚竦不已。乃曰：僕後偶加潤色用。補燭下倉卒之過也。師何從得是本乎。緘曰：非但一賦。君平生所作之者皆貯之矣。明日訪之。携處厚入寺。謁太尉幽公杜琮之祠。坐於西廡下。俄有數吏。服色厖雜。自堂宇間緩行而出。降階再拜。緘曰：新官在此。便可庭參。處厚惶懼而作。緘曰：此輩將爲君之驅策。又何懼乎。寧知泰山舉君爲司命。否。仍以夙負壯圖。未酬前志。請候登第後。施行復檢官祿簿。見來春一榜人數已定。君亦預其間。斯乃陰注陽受也。策人世之名。食幽府之祿。此陽注陰受也。處厚震駭不知所裁。但問明年及第姓名。緘索紙筆立書一短封。與之。誠之嚴密。藏之脫洩。禍不旋踵至。春試

致十

十八

四

罷緘來處厚家。留一簡云：暫還弊廬。無復再面也。後往寺覓之。已他適矣。乃拆短封視之。但書四句云：周成同成。二王殊名。王居一焉。百日爲程。及榜出有八士也。二王處厚與王慎言也。王居一焉。惡其百日爲程。處厚唯狎同年。置酒高會。極遂性之樂。由是荒亂不起。是夜暴亡。同年皆夢處厚藍袍槐笏驅殿而行。驗其策名之榮止一百二十日。詳其緘之年。生於文宗太和初。成名在宣宗大中。王處厚遇之已一百三十餘歲矣。

智暉

釋智暉。咸秦人。姓高氏。童稚時。至精舍。輒留止。如家圭峯溫禪師見而異之。爲剃髮。年二十。受滿足戒。師事高安白水本仁禪師。十年而還洛京。愛中灘佳山水。創屋以居。號溫室。

院日以施水給藥為事。人莫能淺深之。梁開平五年忽欲造圭峯。山行翛然深往。坐品石間如常寢處。顧見磨納數珠銅鍤棧笠。藏石壁間觸之即壞。歛目良久曰。此吾前身道具也。因就其處建寺以酬夙心。方薙草有祥雲

擎

十九

出衆峯間。遂名曰重雲。虎豹引去。有龍湫險惡不可犯。暉督役夷塞之。以為路龍以移他處。但見雲雷隨之後。唐明宗聞而佳之。賜額曰長興。住持四十餘年。節度使王彥超徵時嘗從暉游。欲為沙門。暉熟視曰。汝世緣深。當為我家垣牆。彥超後果鎮永興。申弟子之禮。周顯德三年夏。詣永興與彥超別。囑以護法。彥超泣曰。公遂忍棄弟子乎。暉笑曰。借千年亦一別耳。七月二十四日。書偈一首。乃加趺而化。閱世八十有四。坐六十有四。夏初暉居

中灘。有病比丘為衆惡棄之。比丘哀曰。我以宿業白癩。師能為我洗摩。暉為之無難色。俄有神光異香。方訝之。忽失所在。歸視瘡癩亦皆異香也。

谷泉

釋谷泉。未詳其姓氏。泉南人也。少聰敏。性耐垢汙。大言不遜。流俗憎之。去為沙門。撥置戒律。任心而行。造汾陽謁昭禪師。昭奇之。密受記。荆南歸。放浪湘中。聞慈明住道吾往。省觀慈明問曰。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泉左右在更道看。泉乃作虎聲。慈明以坐具撼之。泉接住。推置繩床上。慈明亦作虎聲。泉大笑。山有湫。毒龍所蟄。墮葉觸波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喘。泉慈明暮歸。時秋暑。捉其衣曰可同

浴。慈明掣肘徑去。於是泉解衣躍入。霧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振搖。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曰因_音禍後登衡

獄之頂靈峯寺住。懶瓊品。又移住芭蕉將移

居保真大書壁曰。余此芭蕉菴。幽占堆雲處。

_{四十}

_{二十}

般般異境未暇數。先看矮松三四樹。寒來燒

枯杉。飢餐大紫羊。而今棄之去。不知誰來住。

住保真菴。蓋衡湘至險絕處。夜地坐祝融峯

下。有大蟒盤繞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

見。明日杖策徧山尋之。衣帶纏枯松上。蓋松

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像至南臺像無慮數

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

去。遂相傳爲飛來羅漢。嘗過衡山縣見屠者

斫肉。立其旁。作可憐態。指其肉。又指其口屠
問曰。汝亞耶。即肯首屠憐之割巨巒置盆中。

泉喜出望外。發謝而去。一市大笑。而泉自若化於嘉祐十五年六月六日。閱世九十有二。坐六十四夏。梯人塔之至今祠焉。

鑛師

鑛師者海壇戍卒之子。自七八歲不喜魚肉。

甘嗜野菜。每見家廚烹燶_音。毛鱗則手掬沙

灰投于爨鑛貴其不食。自言開元寺塔隋朝

中我造也。多說未萌事。後皆契合。便請出家。

因披法服。頂有香氣。如爇沉檀。時號爲聖僧。

侍御史皇甫政請入府署。因作肉鉗子百數。

惟一是素者。盤器交雜。悉陳于前。意驗之凡

聖耳。鑛臨筵徑拈素者啖之。餘者手拂而作

皇甫部曲。一皆驚嘆。自言壽止十三。當定歸

滅。至是果終。

志言

僧志言自言姓許壽春人落髮東京景德寺七俱臥院事清邃邃見其相貌奇古直視不瞬心異之爲授具戒然動止軒昂語笑無度多行市里褰裳疾趨舉指畫空佇立良久時從屠酤遊飲唱無所擇衆以爲狂邃獨曰此異人也人有欲爲齋施輒先知以至溫州人

林仲芳自其家以摩納來獻舟始及岸遽來

取去仁宗每延入禁中徑登座加趺飯畢遽出未嘗揖也或陰卜休咎書紙揮翰甚疾初不可曉其後多驗仁宗春秋漸高嗣位未立默遣內侍至言所言所書有十一郎字人莫測何謂後英宗以濮王第十一子入繼衆始悟普淨院施浴夜漏初盡門扉未啓方迎佛而浴室有人聲往視則言在焉有具齋薦餚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者并食之臨流而吐化爲小鮮群泳而去海

客遇風且沒見僧操繩引船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將死作頌不可曉已而曰我從古始成就逃多國土今南國矣仁宗遣內侍以真身塑像置寺中榜曰顯化禪師其後善者禮之見額瑩然有光就視之得舍利

宗本

釋圓照諱宗本出於管氏常州無錫人也性質真少緣飾貌豐碩言無枝葉年十九師事蘇州承天永安道昇禪師其住瑞光民有屠

款十

十一

牛者牛逸赴本跪若自訴遂買而畜之其住淨慈歲大旱湖井皆竭寺之西隅有甘泉自湧得金鰻魚因浚爲井投魚其間寺衆千餘人汲以不竭民張氏有女子死夢其母曰我以罪爲蛇既覺得蛇於棺下持以詣本乃爲

說法復置故處。俄有黑蟬翔棺上而蛇失所
在母祝曰。若我女當入籠中。當持汝再詣淨
慈。如其祝本復爲說法。是夕夢女曰。二報已
解脫矣。其顯化異數如此。元符二年十二月
甲子將入滅。沐浴而卧。門弟子環擁請曰。和
尚道徧天下。今日不可無偈。幸強起安坐。索
筆大書五字曰。後事付守榮。擲筆憨卧。若熟
睡然。撼之已去矣。門弟子塔師全身於靈品
寺。閱世八十。坐五十二夏。

悟新

釋悟新姓王氏。韶州曲江人也。魁岸黑面如
梵僧壯。依佛陀院落髮以氣節。蓋衆好面折。
人初住雲山。而遷翠嵒。舊有淫祠。鄉人禳
禱酒齋。汪穢無虛日。新誠知事。毀之知事辭
以不敢撥禍。新怒曰。使能作禍。吾自當之。乃

卒

壬

躬自毀拆。俄有巨蟒蟠卧內。引首作吞噬之
狀。新叱之而遁。安寢無他。未幾。再領雲品建
經。藏太史黃公庭堅爲作記。有以其親墓誌
鑄於碑陰者。新憲怒曰。陵侮不避禍。若是語
未卒。電光翻屋。雷擊自戶入。析其碑陰中分
之。視之已成灰燼。而巔記安然無損。晚還住
黃龍學者雲委。屬疾退居晦堂。政和五年十
二月十五日。泊然而逝。訃聞諸方衲子爲之
嗚咽流涕。荼毗得舍利五色。閱世七十二坐
四十五夏。塔于晦堂之後。

淨梵

僧淨梵嘉禾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
人似佛。因而懷娠。生甫十歲。依勝果寺出家。
祝髮從湛謙二法師學。教得其傳。初住無量
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

僧修法華懺。每期方便正修。二十八日連作三會。精恪上通。感普賢受羯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鍾時。長洲縣宰王公度親目其事。題石爲記。又嘗夢黃衣人請入寢。見三者今檢簿云淨梵比丘累經劫數。講法華經。即遣使送歸。一日禪觀中。合衆皆見金甲神人。胡跪師前。又在他處懺期。蒙韋馱天點檢。大衆中有戒不嚴淨者。先以預定後果懺法。不全時姑蘇守應公有婢。爲祟所惱。請師授戒。其妖即滅。葛氏請施戒薦。未見夫繞師三匝而去。待制賈公見師道行。即補爲管內法主。師住持十餘年。亡後焚軀。有舍利五色。

道隆

婺州僧道隆。雲遊諸方。寓江州能仁寺所爲不常。但呼爲風和尚。紹興元年行化抵瑞昌。

軒

三十四

靈芝律師重造明州五臺戒壇成。有一老人。

投宿天花寺。夜有男子垂泣。言弟子不幸。在生前廣造惡業。現墮牛身。一尾生於頭上。形模醜異。願師慈悲爲我懺悔。令脫此苦。明日至若山湯氏家。一門男女悉出作禮。啓告曰。前日牛產犧甚怪。尾出頭上。恐於寒家生災。願和尚暢此因緣。以洗宿咎。須臾驅牛前來。掉頭搖尾。若乞憐狀。隆咄曰。汝昔者作業茲日難逃。雖受此形。本性何異。豈不聞鴻山和尚示衆。言中有響。句裏藏機。汝若於斯會得便見靈光動耀。照徹十方。佛與衆生本同一體。其或不然。當爲說偈。牛受記畢。隨隆歸寺。觀者以千數。牛見人俛而不食。如羞赧態。除夕忽殂。隆夢來謝。遂領衆然炬爇之。

靈芝

神氣超邁眉鬚皓白進而啓曰弟子有三珠奉獻以爲壇成之賀言訖忽然不見因置其珠于壇心屢現光相其後有壇主會十師大開戒法越二日夜分有一僧登壇忽覩珠光外徹內現善財童子僧乃驚呼衆起視之悉

幹

干五

皆環禮自是每夜僧衆益伸虔懇而珠之所現或金色佛或六臂觀音或紫竹碧柳或奇木怪石或迦陵頻伽飛舞左右或月蓋長者名者或龍神獻珠神變非一見者聞者皆謂希有

賣雞家及楊氏悉夢媼至謝曰在生時罪業見責爲雞賴羅漢悔謝之賜卒既脫矣自是郡人作佛事薦忘辛其來以爲冥塗得助紹興末年卒肉身久而不壞

常羅漢

嘉州僧常羅漢者異人也好勸人設羅漢齋會故得此名楊氏媼嗜食雞平生所殺不知幾千百數既死家人作六七齋具黃籙醮道士方拜章僧忽至告其子曰吾爲汝懺悔楊家甚喜設座延入僧顧其僕云去街東第幾

瞻巴

國師瞻巴者一名功嘉葛刺思西番突甘斯曰麻人幼從西天竺古達麻失利傳習梵祕得其法要世祖中統間帝師八思巴薦之時懷孟大旱世祖命禱之立雨又嘗呪食投龍漱頃之奇花異果湧出波面取以上進世祖

大悅樞密副使月的迷失鎮潮而妻得奇疾。膽巴以所持數珠加其身即愈。又嘗爲月的迷失言異夢及已還朝期後皆驗。元貞間海都犯西番界成宗命禱于摩訶葛刺神已而捷書果至。又爲成宗禱疾。逾愈賜予甚厚。且

聖子

壬午

詔分御前校尉十人爲之導從成宗北巡命膽巴以象輿前導過雲川語諸弟子曰此地有靈怪恐驚乘輿當密持神呪以厭之未幾風雨大至衆咸驚懼惟幄殿無虞復賜碧鈿杯一大德七年夏卒。皇慶間追號大覺普惠

廣照無上膽巴帝師

神僧傳卷第九